

第七回 辛解慍指子夜明明挑綠綺 甘不朵詠燈影暗暗係紅絲

詞曰：

燕影穿簾，鶯聲在柳，豈人不願關雎偶。狂來借詠吐芳心，急時乘醉開香口。
我意非無，他情已有，唯唯恐後何曾否。此非花草妄牽纏，蓋思才美成箕帚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甘頤見黎青機巧橫生，智計百出，不勝歡喜。圍握其手而細視其眉目道：「卿年未滿二十，怎心靈性慧解事如此，真令人愛殺，真令人喜殺。」黎青笑道：「君之愛我喜我，不過愛喜我能為辛小姐設計耳。非愛喜我之姿容，而願朝暮為雲雨也。」甘頤道：「愛喜卿設計，固心之所最真；愛喜卿之姿容，實亦情之所甚切。卿不可自待之輕，而又視人之薄，竟一味抹殺。」黎青道：「妾非爭郎之喜，冀郎之愛。但思辛小姐之姻緣，非旦夕可期，而郎君坐待其成，閒居寂寞，何以消遣？倘如郎君所說，尚有一線垂憐於妾，則妾借此垂憐，承君之歡，博君之笑，為消磨歲月計也。歲月有可消磨，則辛小姐之姻緣，不愁不到手也。倘無所娛，朝夕盼望，即君豈不急殺。」甘頤道：「有芳卿相對，便累月經年，亦不寂寞。但胡夕盼望，亦當速圖。」黎青道：「非不速圖，火候必須守到。譬如辛解慍，願與郎君一見，今日才說起，終不成今日就好去見。極快也須三兩日方好去相通。郎君須放開懷抱，且尋樂處。這件事容妾與你細細打點，決不誤郎之事。郎君若忙在一時，急做一團，則賤妾不能奉命矣。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芳卿之言是也。弟如今只認芳卿作巫山矣。既如此，可快取酒來，容弟飲醉，好做高唐之夢。」黎青亦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倒是妾自作說客了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未免你貪我愛，尋些樂事。正是：

春色遍園池，花開滿樹枝。

生香引蜂蝶，哪有不貪時。

甘頤與黎青才尋歡得兩日，忽這日傍午時候，黎媽進來對黎青道：「瓊花觀前的辛公子在外面，要見你。」黎青聽見，知道是那竅，因對甘頤說了，叫他打點相見。連忙出來迎接辛公子道：「辛相公今日來的湊巧。前日所說的甘相公，恰恰在此。」辛解慍聽了大喜道：「妙妙妙，我候不見信，正來問你。」隨叫小廝取出一個眷小弟帖子，遞與黎青道：「煩說一聲。」黎青接了帖子道：「就請同進去罷。」辛解慍道：「你須先走。」黎青遂先走一步，到了房門邊，因叫一聲道：「辛相公在此拜你。」甘頤聽見，慌忙走出來相迎道：「方才瑤草說知，正要進謁，怎敢反辱先施。」辛解慍道：「久慕大名，渴欲一晤而無由，昨偶會瑤草道及，今方得識荊，不勝慶幸。」二人相見過，分賓主坐下，彼此各細一觀。辛解慍看見甘頤生得：

書生體態美人姿，半是柔情半冶思。

若使牽纏到魂魄，不禁狂蕩不禁癡。

甘頤看見辛解慍生得：

昂昂落落又翩翩，正是垂髫弱冠年。

漫道有情人競看，便教花柳也爭憐。

二人看了，彼此交愛。甘頤因笑說道：「仁兄青年才美如此，羊車過市，甚是可危。」辛解慍笑道：「前日小弟倒也慮此。今幸仁兄到揚，合城的女子，又爭看仁兄，無眼及弟，故小弟幸而免也。」甘頤笑道：「若看小弟不看仁兄，此又盲婦人也，料看不殺。」黎青道：「二位不消著急，揚州婦人的眼睛最善，若看見二位之美，先自軟了，哪裡還有毒眼看得殺人，二位但請放心。」黎青說罷，大家都笑了。須臾茶來，甘頤因又說道：「天下繁華，目今要算揚州了。只說人物也美，妝束之精，已過於今古，然猶女子事也。至於詩文，豈女子事哉，競家吟戶誦，有若武城之弦歌，真奇事也。」辛解慍道：「此虛名耳，仁兄不可被其所惑。」甘頤道：「縱無靈鬼也有枯腸，怎麼虛得？」辛解慍道：「漫言烏有，有亦塗鴉。小弟因頻繁無托，欲求擇一閨中之秀，擬作河洲，經今數年，尚不獲一香奩之形管，仁兄何言之易也？」甘頤聽了驚訝道：「小弟之見，何與仁兄不同。小弟才見一人一詩，即以為子美復生乾闥閣，又何多才也。」黎青聽見恐甘頤露出相來，因笑說道：「揚州大大的，女子多多的，你二位怎一時就要評品盡了。且請到客堂中，略略小敘，再慢慢商榷何如？」辛解慍聽了大喜道：「待小弟作東才是，怎麼倒要瑤草費心。然而幸會甘兄，正要請教，瑤草此意甚妙。只得要領。」遂同到中堂，大家遜坐。甘頤道：「今日承辛兄賜顧，則小弟是主了，豈有主人僭客之理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小弟雖來進謁，然此地非甘兄正寓，況甘兄遠客，就是瑤草主人，瑤草與舍下又是熟識，當作半主，甘兄又何遜焉。」黎青笑道：「論起來俱可作主，俱可作客，也分別不得。今又非大酌，不過草草敘情，只齒序坐罷了。」辛解慍道：「此說有理。」甘頤推辭不得，只得在東席坐了，辛解慍坐了西席，黎青下陪。

三人坐定，相遜而飲。飲了數巡，微微興動，辛解慍因問道：「方才甘兄說，才見一人一詩，即以為子美復生於閨閣，不知此一人為誰，此一詩又為何詩也？」甘頤道：「小弟不言，恐仁兄以小弟為謊，欲言又恐干犯獲罪，奈何？」辛解慍道：「朋友兄弟也，詩酒佳話有何干犯，幸教之。」甘頤道：「小弟遠人，初至貴地，又借寓不久，耳目有限。前因在瑤草扇頭，看見《花飛蛛網》一詩，既風流香豔，又感慨淋漓。驚訝詢問，方知為辛荊燕小姐之佳章也。又見報條開紅藥大社，因將詩與舍妹看了，又與舍妹說知開社之事。舍妹不信更有如此才美佳人，故願入社，欲求一面，以窺虛實。既見了回來，方悵然自失，以為大邦人物，真不可及，遂不敢久留，竟隨家母解還蜀矣。是故小弟以為才見一人一詩，早已令人狂駭，使遍觀滄海，不幾驚殺乎。初不知即為今姊，今蒙賜顧，方知干犯有罪，幸赦之。」辛解慍聽了道：「甘兄才子，又是遠客尊客，不當狂言。但今既蒙相愛成了知己，又事不剖不明，只得直說了。揚州女子雖不少，又皆盡慕詩名，凡拈起筆硯，便思量塗抹這五言八句，以為聲價。然而細求之，實不知這五言八句，是咸是淡是酸是甜，又何論興觀群怨，三百之遺哉。不瞞仁兄說，不是小弟自誇，若要知詩詞中之滋味，除了家姐，揚州實實無人。不期有緣，仁兄到揚，剛剛看見，遂蒙青賞，而例其餘。不知其餘實不足例。就是家姐為小弟擇婦開此紅藥大社，於今數月，揚州女子無不入社，並不獲一芳香之句。唯昨邀天幸，方得令妹寵臨，賜此十二首金玉，以為社中光寵。昨家姐通知小弟，再三捧誦，方知香奩形管，原自有陽春白雪也。急急追求，已是鏡花水月，幸瑤草示知，因得瞻屋及烏，而妄作蘿菟之想。此則謂之『不』

知甘兄還是憐而聽之，還是嗔而罪之？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解慍有此美意。若論門楣，實相懸而不敢仰攀；若論年貌才美，或亦不愧葉葭之倚。但可惜不早言數日，使彼此識桃花之人面，兩下係月老之紅絲，豈不一天好事定矣。今雖郎才似玉，女貌如花，弟恐說來不信，傳去生疑，又要費旁人之口舌，為多事耳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弟聞荆山無石，麗水必金；六郎既貌似蓮花，豈有淑女不如桃葉之理？況子夜十歌，雖非全豹，而雨中二律，已見一斑。小弟已反側河洲，無容再計矣。但恐書生福薄，紈綺無才，不足動淑人之遠聽，則全仗仁兄為之包籠耳。」甘頤道：「仁兄既一意不移，小弟又豈有二說？」辛解慍聽了大喜，因滿斟一大杯奉於甘頤道：「大丈夫千金一諾！」甘頤也滿斟一杯回敬辛解慍道：「大丈夫一諾千金！」黎青見二人交杯相勸，因笑說道：「如此結親，竟愛親做親，不用媒人了。」辛解慍聽了大笑道：「是我差了，是我差了。」因隨篩一杯奉與黎青道：「忙忙求甘兄，竟忘記了媒人，莫怪莫怪。」黎青笑道：「怪是不怪，只是笑卻要笑。」辛解慍道：「笑些什麼？」黎青道：「笑你太性急，一杯酒就要定親。」說得大家都笑將起來。黎青雖是戲話，辛解慍聽了雖也只付之一笑，然細細想來，殊覺有理，便再不提起，只言吃酒與做詩矣。談一回，笑一回，直吃到黃昏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花貪柳愛兩纏綿，燕舞鶯啼各自牽。
只道相逢新繾綣，誰知婉轉是前緣。

甘頤送了辛解慍去後，歸到房中與黎青商量道：「辛解慍來便來了，但他只求他之親，竟不問及我的心事，我卻怎生開口？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性也太急，怎麼才見面就想開口？」甘頤道：「既才見面不當開口，辛解慍為何竟直直開口？」黎青道：「他的事是直的，故不妨開口，你的事是曲的，要開口須看機會。」甘頤道：「同一求婚，為何他便直我便曲？」黎青道：「他只認前日入社題詩的是你妹子，詩又好，人又好，又自倚著門第，才高學飽，無嫌無疑，故直求之而不諱。若郎君門第又在蜀中，才學雖然過人，而一時人尚未知。及辛小姐知之，又是喬妝私事，不敢告人，其事甚曲。若急於開口，不涉嫌即涉疑，故忍而有待。」甘頤道：「待可也，不知待至何時，又不知待久可有機會？」黎青道：「機會隨時而生，不可預料，且待明日回拜過他，再看光景。」甘頤無奈，只得又安心住下不提。

卻說辛荊燕小姐，自黎青道破入社題詩女子是甘頤不是甘夢，因暗想道：若果是一個男子，倒是一個才子無疑。我到處訪才，並未遇人，誰知既遇其人，又係喬妝，使人不敢開口。又想道：黎青之言，雖若有疑，然細想此女之眉目嫣然嫵媚，天下哪有如是之美男子，其言亦尚未可深信。昨兄弟聞知要去拜他，且等他拜了回來，看是何如，再作區處。

正想不了，忽辛解慍走來與姐姐商量道：「兄弟昨日去拜這甘頤，就在黎青家遇著，果然好一個美少年，年紀只好大兄弟兩三歲，談今弔古，議論風生。問及妹子，他竟認妹子為才美，了不遜讓。兄弟求他結婚，他竟一口應承，又絕不推辭。兄弟想揚州女子已十窺八九，並無一毫著落。此女之才，已見於十二詩，料非虛名。其才既如此，則其貌雖未見，想起來或亦不至十分醜陋，欲求姐姐為兄弟成全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吾弟所論最善。但他哥哥甘頤，貌雖風雅，不知才學何如？若兄亦有才，則一支一派，方愈足證信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兄弟昨日初與他相會，不好陡然命題。他今日必然來回拜，待他來時留他小飲，姐姐可選兩個題目來叫兄弟做，兄弟就好扳他以探其學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姐弟算計停當，只挨到午後，門上方傳進甘頤的名帖來，辛解慍看了名帖，忙走出來迎接著，在大廳上相見過，隨即邀到後廳旁書房中去坐。辛解慍因說道：「小弟進謁，願識荊州也，怎敢勞長兄亦枉台駕。」甘頤道：「來遲固有罪，然不敢輕造也，幸恕之。」坐定獻茶，茶罷，甘頤即起身要辭出。辛解慍忙留住說道：「小弟之願交仁兄者，非徒慕仁兄之大名而虛為延攬，實欲朝夕左右，竊取道義文章，以開其愚，以文其陋。若但投一刺而即行，豈小弟願親芝蘭之意哉？」甘頤道：「小弟亦有肝膽，豈不欲追隨幾席，時聆珠玉，以為虛往實歸之地。但遠人隻身，不能酬酢，況才一登龍，怎敢便蒙投轄。」辛解慍道：「此句句客套之言，非所願聞。即以客套言，小弟有地主之誼，兄又何多讓焉？」甘頤聽了，笑說道：「仁兄數語，小弟已不啻飲醇而心醉。縱如此，亦不勝杯罍矣。」辛解慍也笑道：「甘兄未飲而先曰心醉，小弟則請沉酣曲蘖，而讓甘兄獨醒何如？」說罷，相視而笑，甘頤只得坐下。

須臾酒至，二人對飲。飲到半酣之際，正談及做詩，忽見一個童子手裡拿著一幅紙，走來對辛解慍說道：「小姐說方才社中出了一個題目，甚是風雅，叫送來與大相公看，請大相公有興也和一首。」辛解慍接來一看，卻是詠燈影，五言律詩，限人字韻。因吩咐童子道：「我曉得了。對小姐說，我有客在此。」童子去了。甘頤看見問道：「是甚題目，可借一觀否？」辛解慍忙送與甘頤道：「此乃家姐社中之題，因愛其風雅，故送與小弟，叫小弟也和一首。」甘頤看了，點點頭道：「此題不獨風雅，而純是虛景，實難摹寫。」辛解慍道：「仁兄有興否？」甘頤見題目是辛小姐傳來，興已勃勃，因答道：「文人於詩酒無興，卻於何處有興？」辛解慍聽了大喜道：「小弟渴欲拜領大教，但草草不敢輕調，仁兄既有興，何不揮灑珠玉，以為眾金釵之程式，使知文人彩筆凌雲，自不同也。」甘頤此時酒已微醺，又一心想著辛小姐，又要賣弄才華，因笑說道：「仁兄既如此見愛，小弟敢不獻醜以博仁兄之笑。」辛解慍道：「此題細思甚是枯淡，得仁兄大才點染，自當快觀。」因命童子送上筆硯名箋。甘頤拈筆在手，也不推辭，也不著想，竟從從容容題了五言八句，遞與辛解慍看道：「潦草不工，幸仁兄教之。」辛解慍接了一觀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《詠燈影五言律限人字韻》

寂寂照無寐，憧憧明有身。
鼠窺方散亂，劍舞忽精神。
窗月來時暗，瓶花對處真。
莫悲消歇易，徹夜伴愁人。

辛解慍看完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此詩剪裁甚巧，喻意最微，又淵博，又風雅，真此題之絕唱也！仁兄之才，遠過青蓮，直追子美，敬眼敬服。」甘頤笑道：「醉後餽釘散言，聊以塞責，何足言詩？乃蒙仁兄垂青，始信嗜痴不謬矣。」辛解慍道：「造成鳳鳥，方有彩翼；不是鮫人，何從得珠？仁兄不要瞞小弟，想仁兄窗下不知如何用功，方能言成錦繡，筆落珠璣，斷未有不操縵而能安弦若此者。」甘頤聽了大笑道：「知言哉！不瞞辛兄說，小弟實原來嘗留心詩詞，只因舍妹酷好於此，朝夕分題拈弄，習若飲食，故小弟不能免俗，亦復爾爾。」辛解慍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仁兄之言，非欺我也，即小弟之學於家姐一樣了。但由此想來，則令妹之題詠不減仁兄矣。」甘頤道：「小弟為舉業分心，不過勉為唱和，至於舍妹，則寢於此，食於此，夢魂於此。雖往來酬和無多，而漢唐佳句無不賦過，天下美物無不詠遍。雖未必盡如古人，尚亦有可觀，不至如小弟之陋。」辛解慍聽了不禁身先已酥去，神情早已動搖，只得勉強納定說道：「由此想之，則是蜀中又生仁兄一東坡，有了今妹，而蘇家小妹不足數矣，誠快事也。」甘頤道：「家仁兄題家

之愛，故為浪言。仁兄若以古賢相比數，則慚甚矣！」二人說得快暢，直飲得醺醺然，甘頤方起身別去。正是：

你貪顏色我貪香，兩兩癡迷兩兩狂。

及至兩心相遂後，始知驚喜不非常。

甘頤別去，且按下不提。卻說辛解慍送了甘頤去後，忙袖了燈影詩來見姐姐。問知詩社雖散了，小姐還在金帶樓，未曾下來。辛解慍因走上樓來見姐姐問道：「今日社中燈影詩，可有兩首看得麼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可笑這樣一個好題目，並無人做一首好詩，真可羞也。連我再三搜索，亦無奇想，故而擱筆。我叫順童送題目與你，你可曾鼓舞甘頤同做麼？」辛解慍道：「兄弟今日方信服甘頤是個真正才子。」辛小姐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辛解慍道：「我只送得題目與他，他只說得一聲好題目，純是虛景，倒也難於摹寫。兄弟要他做，他略不推讓，早拈起筆來依韻題了一首五言律詩。敏捷固已難及，再看其詩，真摹寫情景，不即不離，令人服倒。」因袖中取出送與辛小姐道：「姐姐請看自知。」辛小姐接到手中，看了一遍又看一遍，不禁欣然道：「此題有此詩，雖太白不能再作矣！吾弟賞鑒不差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兄弟雖然賞鑒，不過皮毛，其中妙處，尚望姐姐指示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凡做詩，雖泛然落筆，亦要有所從來。唐詩有『燈影照無寐』之句，此云『寂寂照無寐』，豈不已將燈影二字暗暗點出？白樂天又有『殘燈無燄影憧憧』之句，此云『憧憧明有身』，又將燈影無形已現作有形矣！宋詞曰：『夢破鼠窺燈』，此則借鼠窺二字代出燈字。鼠窺必殘夜將盡之時，下曰『方散亂』，不獨見燈影而燈影，且留變相。劉琨、祖逖，對舞燈下，劍影即燈影，又不獨見燈影而燈影，且增氣色精神。何其微妙！以上俱用事也，下若再用事則傷贅，故但虛描。虛描而曰『窗月來時』，與燈影了不相關，只一『暗』字，而燈影已慘淡壁間矣。虛描而曰『瓶花對處』與燈影又何干涉？只一『真』字，而燈影已披離幾席矣。摹寫已盡矣，若再摹寫則傷巧，故以『銷歇』總歎息之，韻致何其高遠！又以『徹夜伴愁人』一渾論燈影作感慨應之，真妙不容於言矣！」辛解慍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詩之微妙如此！非姐姐解出，則兄弟尚在門外。但據姐姐如此說來，則甘頤之才可觀矣！既有可觀，則兄弟更有一言願與姐姐商量。」只因這一商量，有分教：遠而日近，疏而日親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